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秦秀

秀字玄良新興雲中人魏驍騎將軍朗子咸寧中爲博士太康中以議齊王攸事除名尋復爲博士

上言王濬位號

自大晉啓祚輔國之號率以舊恩此爲王濬無功之時受九列之顯位立功之後更得寵人之辱號也四海視之孰不失望蜀小吳大平蜀之後二將皆就加三事今濬還而降等天下安得不惑乎吳之未亡也雖以三祖之神武猶躬受其屈以孫皓之虛名足以驚動諸夏每一小出雖聖心知其垂亡然中國輒懷惶怖當爾時有借天子百萬之衆平而有之與國家結兄弟之交臣恐朝野實皆甘之耳今濬舉蜀漢之卒數旬而平吳雖舉吳人之財寶以與

之本非已分有焉而撫與計校乎晉書秦秀傳王濬有平吳之勳而爲王渾所讒毀秀以爲輔國大將軍天下咸爲之怨秀乃上言

何曾諡議

故太宰何曾雖階世族之胄而少以高亮嚴肅顯登王朝事親有色養之名在官奏科尹之模此二者實得臣子事上之槩然資性驕奢不循御覽作脩軌則朝野之論不可具言詩云節彼南山惟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言其德行高峻動必以禮耳丘明有言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大晉受命勞謙隱約曾受寵二代顯赫累世暨乎耳順之年身兼三公之位食大國之租荷保傅之貴秉司徒之均二子皆金貂卿校列于帝側方之古人責深負重雖舉門盡死猶不稱位而乃驕奢過度名被九域行不履道而享位非常有生之民咸怪其行以古義言之非惟失輔相之宜違斷金之利也穢皇代之美棄羔羊之節壞人倫之教生天下之醜示後生之

做莫大于此自近（御覽作奕）世以來宰臣輔相未有受垢辱之聲彼有司之劾父子壓累而蒙恩貸若曾者也周公弔二季之陵遲哀大教之不行于是作謚以紀其終曾參奉之啓手歸全易簀而沒蓋明愼終死而後已齊之史氏亂世陪臣耳猶書君賊累死不懲況于皇代守典之官敢畏强盛而不盡禮管子有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是則帝室無政刑也王公貴人復何畏哉所謂四維復何寄乎謹案謚法名與實爽曰繆怙亂（御覽作威）肆行曰醜曾之行已皆與此同宜謚爲繆醜公古人闔棺之日然後誅行不以前善沒後惡也（晉書秦秀傳又羣書治要二十九引晉書文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干寶晉紀）

王昌前母服議

案議者以禮無前妻之名依名絕之不爲之服斯乃是也今兄弟不同居而各以路人相遇其母恐一體之愛從此絕矣古人之爲

未必案文唯稱情耳以為二母之子宜各相事皆如所生雖無成典期于相睦得禮意也若前妻之子不勝母之哀來言曰我母自盡禮于事夫為夫先祖所歆享為父志所嘉為人倫所欽敬便迎父喪歸于舊塋以其母祔矣則後妻之子盍可以據儒者之言以距之邪禮二妾之子父命令相慈養而使有三年之恩便同所生矣昌父何義不令二嫡依此禮乎父之執友有如子之禮況事兄之母乎然禮無明制非末學者所敢用心必不得已與其意而絕之不若意而事之故以為昌宜追前母三年二母之祔以先後為敘晉書禮志中通典八十九　案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賈充謚議

充位冠羣后惟民之望舍宗族弗授而以異姓為後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聖人豈不知外孫親邪但以義推之則無父子耳又案詔書自非功如太宰始

封後如太宰所取必己自出如太宰不得已為比然則已外孫為後自非元功顯德不之得也天子之禮蓋可然乎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禍門案謚法昏亂紀度曰荒宜謚曰荒晉書秦秀傳又御覽五百六十二引干寶晉紀

張放

放咸寧中為博士

臨軒遣使宜作樂議

臨軒遣使應作樂放案太始中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雖殊尊卑至于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已準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通典七十一又一百四十七

楊珧

珧字文琚弘農華陰人太傅駿弟咸寧中已外戚歷尚書令衛

將軍遜位尋復用事惠帝初與駿俱誅

聘悼楊后時上表

歷觀古今一族二后未嘗以全而受覆宗之禍乞以表事藏之宗廟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晉書楊珧傳

奏請遣同姓

古者建侯所以藩衞王室今吳寇未殄方岳任大而諸王爲帥都督封國旣各不臣其統內于事重非宜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而諸王公皆在京都非扞城之義萬世之固

駁停馬隆將士勛賞議

前精募將士少加爵命者此適所以爲誘引今隆全軍獨剋西土獲安不得便以前授塞此後功宜皆聽許以明要信

楊濟

濟字文通珧弟歷鎭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惠帝初與兄駿

琲俱詠

與傅咸書

昨遣人相視受罰云大重已為怛然相念杖痕不耐風寒宜深慎護不可輕也當飲酒令體中常煖為佳蘇治瘡急痛故寄往之御覽六百五十引傅咸集又八百五十八蘇作酥

又與傅咸書

江海之流混混故能成其深廣也天下大器非可稍了而相觀每事欲了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了事正作癡復為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坐此未易居已君盡性而處未易居之任益不易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晉書傅咸傳

趙休

休為右軍督

上書論楊氏

王莽五公兄弟相代今楊氏三公並在位而天變屢見臣竊為陛下憂之晉書楊珧傳

虞溥

溥字允源高平昌邑人咸寧中舉孝廉除郎中補尚書都令史太康中遷公車司馬令除鄱陽內史有江表傳若干卷集二卷

王昌前母服議

臣以為禮不二嫡所以重正也非徒如前議者防妒忌而已故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未有遭亂而二嫡者嫡不可以二則昌父更娶之辰即前母義絕之日固不待言而可知矣議者以昌父無絕遣之言尚為正嫡恐犯禮虧教難以示後案昌父既策名魏朝更納後室豈得懷舊君于江表存外妻于讎國乎非徒時政之所禁乃臣道所宜絕設使昌父尚存二妻俱在今始會同必不使兩妻専堂二嫡執祭同為之齊也以此驗之故知後嫡立宜前嫡廢也

卽使父有兩立之言猶將以禮正之況無遺命可以服乎溥以爲宜如孫議晉書禮志中通典八十九太康元年尚書都令史虞溥議

駁卞粹議王昌前母服

喪從寧戚禮喪事尚哀耳不使服非其親也夫死者終也終事已故無絕道分居兩存則離否由人夫婦以判合爲義今土隔人殊則配合理絕彼已更娶代已安得自同于死婦哉伯夷讓孤竹不可以爲後王法也且旣以爲嫡後服復云爲妾生則或貶或離死則同祔于葬妻專一以事夫夫懷貳以接己開僞薄之風傷貞信之教于以純化篤俗不亦難乎今昌二母雖土地殊隔據同時並存何得爲前母後母乎設使昌母先亡以嫡合葬而前母不絕遠聞喪問當復相爲制何服邪夫制不應禮動而愈失夫孝子不納親于不義貞婦不昧進而苟容今同前嫡于死婦使後妻居正而或廢于二子之心曾無惡乎而云誣父棄母恐此文致之言難以

定臧否也禮運諸侯適天子不服舊君然則昌又絕前君矣更納後室廢舊妻矣又何取于宜誅宜撫乎且婦人之有惡疾乃慈夫之所愍也而在七出誠以人理應絕故也今夫婦殊域與無妻同方之惡疾理無以異據已更娶有絕前之證而云應服于義何居 晉書禮志中

移告屬縣

學所以定情理性而積眾善者也情定于內而行成于外積善于心而名顯于教故中人之性隨教而移善積則習與性成唐虞之時皆比屋而可封及其廢也而云可誅豈非化以成俗教移人心者哉自漢氏失御天下分崩江表寇隔久替王教庠序之訓廢而莫修今四海一統萬里同軌熙熙兆庶咸休息乎太和之中宜崇尙道素廣開學業以讚協時雍光揚盛化 晉書虞溥傳

獎訓學徒詔 御覽作勵學篇

文學諸生皆冠帶之流年盛志美始涉學庭講修典訓此大成之業立德之基也夫聖人之道淡而寡味故始學者不好也及至朞月所觀彌博所習彌多耳聞所不聞目見所不見然後心開意朗敬業樂羣忽然不覺大化之陶己至道之入神也故學之染人甚于丹青丹青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脩其質後事其色質脩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悌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脩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夫學者不患才不及而患志不立故曰希驥之馬亦驥之乘希顏之徒亦顏之倫也又曰鍥而舍之朽木不知鍥而不舍金石可虧斯非其效乎今諸生口誦聖人之典體閑庠序之訓比及三年可以小成而令名宣流雅譽日新朋友欽而樂之朝士敬而歎之于是州府交命擇官而仕不亦美乎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

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諸生若絕人間之務心專親學累一以貫之積漸以進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耳何滯而不通何遠而不至邪晉書虞溥傳御覽六百七又六百十三

華譚

譚字令思廣陵江都人咸寧中揚州刺史周浚引為從事令史太康中舉秀才對策第一除郎中遷太子舍人本國中正後為鄄城令遷廬江除尚書郎永寧初出為郟令再遷廬江內史加綏遠將軍封都亭侯以忤刺史劉陶下獄免建興初為鎮東軍諮祭酒轉丞相軍諮祭酒領郡大中正大興初轉祕書監後加散騎常侍永昌初免卒年七十餘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新論十卷集二卷

舉秀才對策

策曰今海內一統萬里同風天下有道莫斯之盛然北有未羈之虜西有醜施之氐故謀夫未得高枕邊人未獲晏然將何以長弭斯患混清六合對曰臣聞聖人之臨天下也祖乾綱以流化順谷風以興仁援三才以御物開四聰以招賢故勞謙日昃務在擇才宣明巖穴垂光隱淪俊乂龍躍帝道以光清德鳳翔王化克舉是以皋陶見舉不仁者遠陸賈重漢遠夷折節今聖朝德音發于帷幄清風翔乎無外戎旗南指江漢席卷干戈西征羌蠻慕化誠闡四門之秋興禮教之日也故髦俊聞聲而響赴殊才望險而雲集虛高館以俟賢設重爵以待士急善過于飢渴用人疾于應響枉俟詔之門廢鄭聲之樂混清六合實由乎此雖西北有未羈之寇殊漠有不朝之虜征之則勞師得之則無益故班固云有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人不可臣而畜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蓋安邊之術也

又策曰、吳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攜貳之心、而吳人趑雎、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吳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今將欲綏靜新附、何㠯爲先、對曰、臣聞漢末分崩、英雄鼎峙、蜀棲岷隴、吳據江表、至大晉龍興、應期受命、文皇運籌、安樂順軌、聖上潛謀、歸命向化、蜀染化日久、風教遂成、吳始初附、未改其化、非爲蜀人敦愨、而吳人易動也、然殊俗遠境、風土不同、吳阻長江、舊俗輕悍、所安之計、當先籌其人士、使雲翔閶闔、進其賢才、待㠯異禮、明選牧伯、致㠯威風、輕其賦斂、將順咸悅、可㠯永保無窮、長爲人臣者也、

又策曰、聖人稱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今天成地平、大化無外、雖匈奴未羈、羌氐驕黠、將修文德㠯綏之、舞干戚㠯來之、故兵戈載戢、武夫寢息、如此已可消鋒刃爲田器、罷尚方武庫之用、未知對曰、夫唐堯歷載、頌聲乃作、文武相承、禮樂大同、清一八紘、綏盪無外、萬國順軌、海內斐然、雖復被髮之鄉、徒跣之國、皆習章甫而入

朝要衣裳㠯磬折夫大舜之德猶有三苗之征㠯周之代獫狁爲
寇雖有文德又須武備備豫不虞古之善教安不忘危聖人常誡
無爲罷武庫之常職鑠鋒刃爲佃器自可倒載干戈苞㠯獸皮將
帥之士使爲諸侯于散樂休風未爲不泰也
又策曰夫法令之設所㠯隨時制也時險則峻法㠯取平時泰則
寬網㠯將化今天下太平四方無事百姓承德將就無爲而又至
于律令有所損益不對曰臣聞五帝殊禮三王異教故或禪讓㠯
光政或干戈㠯攻取至于興禮樂㠯和人流清風㠯宣俗其歸一
也今誠風教大同四海無虞人皆感化去邪從正夫㠯堯舜之盛
而猶設象刑殷周之隆而甫侯制律律令之存何妨于政若乃大
道四達禮樂交通凡人脩行黎庶勵節刑罰懸而不用律令存而
無施適足㠯隆太平之雅化飛仁風乎無外矣
又策曰昔帝舜㠯二八成功文王㠯多士興周夫制化在于得人

而賢才難得今大統雖同宜搜才實州郡有貢薦之舉猶未獲出
羣卓越之倫將時無其人有而致之未得其理也對曰臣聞興化
立法非賢無以光其道平世理亂非才無以宣其業上自皇羲下
及帝王莫不張皇綱以羅遠飛仁風以被物故得賢則教興失人
則政廢今四海一統萬里同風州郡貢秀孝臺府簡良才以八紘
之廣兆庶之衆豈當無卓越儁逸之才乎譬猶南海不少明月之
寶大宛不乏千里之駒也異哲難見遠數難覩故唐堯太平之化
二八由舜而甫顯殷湯革王之命伊尹負鼎而方用當今聖朝禮
亡國之士接遐裔之人或貂蟬于帷幄或剖符于千里巡狩必有
呂公之遇街夢必有巖穴之感賢儁之出可企踵而待也（晉書華譚傳）

上牋求退（建興中元帝為丞相）

譚聞霸主遠聽以求才為務僚屬量身以審己為分故疏廣告老
漢宣不違其志干木偃息文侯就式其廬譚無古人之賢竊有懷

遺之務自蹔清颺出入二載執筆無贊事之功拾遺無補闕之績過在納言闇于衆善狂寇未殄復乏謀筴年向七十志力日衰存飡無勞實宜辭退誰奉選所假左丞相軍諮祭酒版　晉書華譚傳

遺顧榮等書

石冰之亂朝廷錄敍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已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于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人並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

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王承運雄謀天挺倘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擬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與東軒行郎紫館百僚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幃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檣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業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篤德所繫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曾早交恩紀特隆今伯蕤聲猶存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為辱身小寇

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歎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晉書陳敏傳）

移前松滋令袁甫

誠以枯澤非應龍之淵棘林非鸞鳳之棲昔食其自匿監門非高祖不展揖孔明躬耕南陽非劉氏不馳驅望雲霄而俯翮見鴻漸之輕羽瞻長塗而高鳴知騏驥之迅足（御覽五十七又四百七十引晉中興書）

對別駕陳總問

刺史嵇紹舉譚秀才將行別駕陳總餞之因問曰思賢之主以求才爲務進取之士以功名爲先何仲舒不仕武帝之朝賈誼失分漢文之時此吳晉之滯論可辯此理而後別譚曰夫聖人在上物無不理百揆之職非賢不居故山林無匿景衡門不棲遲至承統之王或是中才或復凡人居聖人之器處兆庶之上是以其教日頹風俗漸弊又中才之君所資者偏物以類感必于其黨黨言雖

非彼㠯爲是㠯所授有顏冉之賢所用有廟廊之器居官者曰冀元凱之功在上者日冀堯舜之義彼豈知其政漸毀哉朝雖有求賢之名而無知才之實言雖當彼㠯爲誣策雖奇彼㠯爲妄誣則毀己之言入妄則不忠之責生豈故爲哉淺明不見深理近才不覩遠體也是㠯言不用計不施恐死亡之不暇何論功名之立哉故上官昵而屈原放宰嚭寵而伍員戮豈不哀哉若仲舒抑于孝武賈誼失于漢文蓋復是其輕者耳故白起有云非得賢之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信之難得賢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信功業豈可得而成哉晉書華譚傳

尙書二曹論

劉道眞問譚令長在吳何官答曰爲吏部尙書問曰吳待吏部如何餘曹答曰竝通高選吏部特一時之俊劉曰晉魏㠯來但爾獨謂漢氏重賊曹爲是吳晉重吏部爲非譚君㠯八座秩同班等其

選並清宜同一揆若人才或多或少選例難精如不得已吏部職掌人物人物難明謂興晉爲得而君何是古而非今劉難曰今吏部非爲能判虛名梁沈朴者故錄以成人位處三晉選曹採鄉論而用之亦無煩乎聰明賊曹職典刑獄刑難精是以欲重之荅曰今之賊曹不能聽聲觀色以別眞僞縣不能斷獄之尙書也夫在獄者率小人在朝者率君子小人易檢君子難精俱不得已吏部宜重賊曹宜輕也通典二十三引華譚集

新論

夫禮道者聖遊神者哲禮道然後寄意形骸之外遊神然後窮變化之端故寂然不動而爲物爲我用塊然元默而眾機爲我運初學記十七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七十九終

烏程嚴

張敏

敏太原中都人咸寧中爲尚書郎領祕書監太康初出爲益州刺史有集二卷

奇士劉披賦

蓋士龍不可以升天石人不任爲亭長容皃雖侶蹶足難奬初學記五

神女賦并序

世之言神女者多矣然未之或驗也至如弦氏之婦案搜神記云東郡人姓成公名智瓊則近信而有證者夫鬼魅之下人也無不羸病損瘦今義起案搜神記云濟北弦超此則其字也平安無恙而與神女飲宴寢處縱情極意豈不異哉余覽其歌詩案搜神記有智瓊贈超詩辭旨清偉故爲之作賦

皇覽余之純德步朱闕之崢嶸躡飛除而入祕殿侍太極之穆清

帝愍余之勤肅將休余于中州託玄靜以自處是夫子之好仇于是主人憮然而問之曰爾豈是周之褒姒齊之文姜孽婦淫鬼來自藏乎儻亦漢之游女江之娥皇厥夏樂俗倦仙侍乎于是神女乃斂袂正襟而對曰我實貞淑子何猜焉且辯言知禮恭爲令則美姿天挺盛飾表德以此承歡君有何惑爾乃敷茵席垂組帳嘉肴既設同牢而饗微聞芳澤心蕩意放于是尋房中之至燕極長夜之懽情心眇眇以忽忽想北里之遺聲既澹泊于幽默揚覺寐而中驚[二語從文選謝靈運擬鄴中集詩注補]賦斯時之要妙進儷服之紛敷說撫衽而告辭仰長歎以歔吁乘雲霧而變化遥棄我其焉如[藝文類聚七十九]

神女傳

弦義起感神女智瓊智瓊後去賜義起織成褐衫[北堂書鈔百二十九]

頭責子羽文

余友有秦生者，雖有姊夫之尊，少而狎焉。同時好嘲，有太原溫長仁、潁川荀景伯、范陽張茂先、雒上郡劉文生、南陽鄒潤甫、河南鄭思淵，謂數年之中，繼踵登朝，而此賢身處陋巷，屢沽而無善價，亢志自若，終不衰墮，為之慨然。又怪諸賢既已在位，曾無伐木嚶鳴之聲，甚違王貢彈冠之義，故因秦生容貌之盛，為頭責之文以戲之，并以嘲六子焉。雖似諧謔，實有興也。其文曰：

維泰始元年，頭責子羽曰：吾託子為頭，萬有餘日矣。大塊稟我以精，造我以形，我為子植髮膚，置鼻耳，安眉鬚，插牙齒，眸子摛光，雙顴隆起，每至出入人間，遨遊市里，行者辟易，坐者竦跽，或稱君侯，或言將軍，拳手傾側，佇立崎嶇，如此者，故我形之足偉也。子冠冕不戴，金銀不佩，釵以當笄，帢以代幗，旨味弗嘗，食粟茹菜，隈摧園閒，蕡壤汙黑，歲莫年過，曾不自悔，子厭我于形容，我賤子乎意態，若此者乎，必子行己之累也。子遇我如讎，我視子如仇，居常不樂

兩者俱憂何其鄙哉子欲爲仁賢也則當如皋陶后稷巫咸伊陟保乂王家永見封殖子欲爲名高也則當如許由子臧卞隨務光洗耳逃祿千歲流芳子欲爲遊說也則當如陳軫蒯通陸生鄧公轉禍爲福令辭從容子欲爲進趣也則當如賈生之求試終軍之請使砥礪鋒穎以幹王事子欲爲恬淡也則當如老聃之守一莊周之自逸廓然離俗志陵雲日子欲爲隱遁也則當如榮期之帶索漁父之濯滄棲遲神丘垂餌巨壑此一介之所以顯身成名者也今子上不希道德中不效儒墨塊然窮賤守此愚惑察子之情觀子之志退不能爲處士進無望於三事而徒翫日勞形習爲常人之所喜不亦過乎于是子羽愀然深念而對曰凡所教敕謹聞命矣以受性拘係不閑禮儀設以天幸爲子所寄今欲使吾爲忠也即當如伍胥屈平欲使吾爲信也則當殺身以成名欲使吾爲介節邪則當赴水火以全眞此四者子之所忌故吾不敢造意頭

曰子所謂天刑地網，剛德之尤，不登山抱木，則褰裳赴流。吾欲告爾以養性，爾曰優游，而與蟣蝨同情，不聽我謀。悲哉俱當人體，而獨爲子頭，且擬人其倫，喻予儕偶，子不如太原溫顒、潁川荀寓、范陽張華、上邳劉許、南陽鄒湛、河南鄭詡。此數子者，或謇吃無宮商，或尪陋希言語，或淹伊多姿態，或讙譁少智諝，或口如含膠飴，或頭如巾齏杵，而猶文采可觀，意思詳序，攀龍附鳳，並登天府。夫舐痔得車，沈淵得珠，豈若夫子徒令脣舌腐爛，手足沾濡哉。居有事之世，而恥爲權謀，譬猶鑿池抱甕，難以求富。嗟乎子羽，何異牢檻之熊，深阱之虎，石間飢蟹，竇中之鼠。事力雖勤，見功甚苦，宜其拳局煎蹙，至老無所希也。支離其形，猶能不困，非命也夫，豈與夫子同處也。世說排調篇注引敍集又見藝文類聚十七

李毅

毅字允剛，廣漢郪人。太守王濬召爲主簿，濬爲益州刺史，進別

賀衆秀才隨府爲龍驤參軍從平吳封關內侯除隴西護軍從將令遷雲南太守從楗爲太守使持節南夷校尉尋置寍州進刺史加龍驤將軍封成都縣侯卒贈少府諡曰威案李重傳別有李毅字茂彥太康中爲尚書吏部郎同時同姓名非即此

病篤上疏陳謝

臣不能式遏寇虐狀與事遇使虜游魂兵穀既單器械窮盡而求救無望坐待殄斃若必不垂矜愍乞請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罪若臣已死陳屍爲戮華陽國志二

劉卞

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爲尚書令史泰康初遷齊王攸司空主簿轉太常丞司徒左西曹掾尚書郎元康中累遷散騎常侍除并州刺史入爲太子左衛率白杵賈后遷輕車將軍雍州刺史懼誅飲藥死

王毖子昌前母服議

毖在南爲邦族，于北爲羈旅，以此名分言之，前妻爲元妃，後妻爲繼室，何至王路既通，更當逐其今妻，廢其嫡子，不以妻氏絕不爲親，以其犯至惡也，趙姬雖貴，必推叔隗，原同雖寵，必嫡宣孟，若違禮苟讓，何則春秋所當善也，論者謂地絕其情終已，不得往來，今地既通，何爲故當追而絕之邪，黃昌見美，斯又近世之明比。晉書禮志中

溫羨

羨字長卿，太原祁人，齊王攸辟爲掾，遷尚書郎，惠帝即位，拜豫州刺史，入爲散騎常侍，累遷尚書，轉吏部尚書，封大陵縣公，出爲冀州刺史，加後將軍，尋避位，徵爲中書監，加散騎常侍，未拜，懷帝即位，遷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司徒，卒，贈司徒，謚曰元。

駁論張華

自天子已下爭臣各有差不得歸罪于一人也故晏子曰為己死亡非其親昵誰能任之里克之殺二庶陳乞之立陽生漢朝之誅諸呂皆積年之後乃得立事未有事主見存而得行其志于數月之內者也式乾之會張華獨諫上宰不和不能承風贊善望其指麾從命不亦難乎況今皇后譖害其子內難不預禮非所任且后體齊于帝尊同皇極罪在枉子事不為逆義非所討今日華不能廢枉子之后與趙盾不討殺君之賊同而追責之于義不經通也

晉書溫羨傳先是張華被誅齊王冏輔政建議欲復其官爵論者或以為非羨駁之

溫嶠

嶠字太真羨弟憺之子初為司隸都官從事後舉秀才司徒辟東閤祭酒補上黨潞令劉琨請為平北參軍隨府遷大將軍從事中郎上黨太守加建威將軍督護前鋒軍事又隨府遷司空右司馬進左長史元帝即位除散騎侍郎歷王導驃騎長史遷

太子中庶子明帝即位拜侍中轉中書令王敦請爲左司馬入補丹陽尹加中壘將軍持節都督安東北部諸軍事敦平封建寧縣公進號前將軍成帝即位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領武昌蘇峻平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卒贈侍中大將軍諡曰忠武有集十卷

蟬賦

飢噏晨風渴飲朝露 藝文類聚九十七初學記三十

理劉司空表

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內之望 晉書溫嶠傳

請召劉羣等表 羣字公度劉琨子

姨弟劉羣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 魏志盧毓傳注引晉諸公贊作淸出有文思 于人之中少可愍惜如蒙錄召繼

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二。晉書劉翠傳

荀崧爲祕書監表

夫國史之興，將以明得失之迹，謂之實錄，使一代之典，煥然可觀。今之祕書著作是也。散騎常侍崧文質彬彬，思義通博，歷位先朝，莅事以穆，宜掌祕奧，宣明史籍。通典二十六、御覽二百三十三

上太子疏諫起西池樓觀

朝廷草創，巨寇未滅，宜應儉以率下，務農重兵。晉書溫嶠傳

上疏辭中書令

臣才短學淺，文疏不通，中書之職，酬對無方，斟酌輕重，豈惟文疏而已。自非望士良才，何可安居斯任。初學記十一、御覽二百二十，並引檀道鸞晉陽秋

請原王敦佐吏疏

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疏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

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敎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遐易處如陸玩羊曼劉肩蔡謨郭璞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于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干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晉書溫嶠傳）

陳便宜疏

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尋陽濱江都督應鎭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鎭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晉書溫嶠傳）

上言桓彝可宣城內史

宣城阻滯山川頻經變亂宜得望實居之竊謂桓彝可充其選（晉書桓彝傳）

奏軍國要務七事

其一曰、祖約退舍壽陽、有將來之難、今二方守禦、爲功尚易、淮泗都督宜竭力以資之、選名重之士、配征兵五千人、又擇一偏將將二千兵以益壽陽、可以保固徐豫、援助司土、

其二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饑者、今不耕之夫、動有萬計、春廢勸課之制、冬峻出租之令、下未見施、惟賦是聞、賦不可以已、當思令百姓有以殷實、司徒置田曹掾、州一人、勸課農桑、察吏能否、今宜依舊置之、必得清恪奉公、足以宣示惠化者、則所益實弘矣、

其三曰、諸外州郡將兵者、及都督府非臨敵之軍、且田且守、又先朝使五校出田、今四軍五校有兵者、及護軍所統外軍、可分遣二軍出并屯要處、緣江上下、皆有良田、開荒須一年之後、即易、且軍人累重者在外、有樵採蔬食之人、于事爲便、

其四曰、延官以理世、不以私人也、如此則官寡而材精、周制六卿

位事春秋之時入爲卿輔出將三軍後代建官漸多誠由事有煩簡耳然今江南六州之土尙又荒殘方之平日數十分之一耳三省軍校無兵者九府寺署可有幷相領者可有省半者粗計閑劇隨事減之荒殘之縣或同在一城可幷合之如此選既可精祿俸可優令足代耕然後可責以淸公耳

其五曰古者親耕藉田以供粢盛舊置藉田廩犧之官今臨時市求既上黷至敬下費生靈非所以虔奉宗廟蒸嘗之旨宜如舊制立此二官

其六曰使命愈遠益宜得才宜揚王化延譽四方人情不樂遂取卑品之人虧辱國命生長患害故宜重其選不可減二千石見居二品者

其七曰罪不相及古之制也近者大逆誠由凶戾凶戾之甚一時權用今遂施行非聖朝之令典宜如先朝除三族之制晉書溫嶠傳

兄弟相繼藏主室議

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策名于孝平，務（宋志作孫）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別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于光武之事，躬奉烝嘗，于繼既正，于情又安矣。太常恆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晉書禮志上　宋書禮志三　大興三年驃騎長史溫嶠議）

惠懷愍于聖上，以春秋而言，固定先後之禮，夫臣子一例，君父敬同，故可以準于祖禰，然非繼體之數也。案太常恆所上，欲還章郡、潁川，以全七代，愚謂是恆又求京兆以上三代在廟之西廂，臣竊不安。（通典四十八　驃騎長史溫嶠議）

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宋書禮志三）

毁廟議

今兄弟同代，已有七帝，若以一帝為一代，則當不得祭于禰，乃不

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代于恩既順于義無否至于廟室已滿大行皇帝神主當登正室又不宜下正室之主遷之祧位自宜增廟權于廟上設幄坐以安大行之主若以今增廟違簡約之旨或可就見廟直增坎室乎此當問廟室之寬窄其廟室寬窄亦所未詳通典四十八明帝崩祠部以廟過七室欲設一廟又正室窄狹欲權下一帝溫嶠議

禁給溼米啟

稟者無米受得編下溼米豈是吾遇兵衆無異之懷乎雖是數合米欲令齊均若有不如啟鞭五十御覽七百七十

諫太子馬射梁太子答云省所陳知非口諫

臣聞千金之子猶不垂堂以萬乘之貳若有駭駟之艱豈可不熟念殿下縱一日之娛忘萬代之基凡人猶知其不可況在聖明文苑英華六百二十七許元超諫皇太子牋曰晉明帝之在東宮中庶子溫嶠中舍人劉放諫馬射云云劉放疑阮放之譌

與陶侃牋

霧氣過差則君道幽晦御覽十五

爲王導荅華太常書 華恆

省示許博士議今明尊尊不復得繫本親矣先帝平康北面而臣愍帝及終而升上躋所以取譏于春秋今所論太廟坎室足容神主不耳而下愍帝于東序若褻尊尊之旨愍帝猶子之列不可爲父與兄弟之不可一耳案閔公僖公之弟也而傳云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如此無疑愍帝不宜先帝上也今唯慮廟窄更思安處宜令得並列正室通典四十八

荅王導書

近詔以先帝前議所定唯下太常安坎室數今坎室窄其意不過欲定先神主存正室故下愍帝也廟窄之與本體各是一事何以廟窄而廢本體也通典四十八元帝崩溫嶠荅王導書云云

與陶侃書

本惡亦所一具及騎敵馬鞭鼓角旣周筆用馬鞭服呂周旋抗之丁于與之偕老也假武之日乃當臧之倏笥耳御覽三百五十九

車與陶侃書

僕謂軍有進而無退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于盟府剋後月半大舉南康建安晉安三郡軍並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于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于首啟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于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慼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于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于此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于此州之今日

也。曰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成家，銘之天府；退當曰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曰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于幾成也。願深察所陳，曰副三軍之望。晉書溫嶠傳

蘇峻遂得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地乎？賢子越騎酷沒，天下爲公痛心，況慈父之情哉。後魏書晉司馬衍傳 案此即前篇約文

移告四方征鎮

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譴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寧社稷。後將軍郭默、冠軍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

嶽鄱陽內史紀瞻來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宮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窘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哀恨自咎五情摧隕慙負先帝託付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宣城內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案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歃血涕淚橫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況今居台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內飢乏後將軍郭默即于戰陣俘殺賊千人賊今雖殘破都邑其宿衞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且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

小子惟利是視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目抗其前强胡外寇目躡其後運漕隔絕資食空懸內之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目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目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機之士破褐而從戎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杖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嶠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巍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匹夫忠爲令德爲仁由已萬里一契義不在言也晉書溫嶠傳

釋頌贊

敘論義與綜析毫芒賦納言嗇麗辭孔彰箴銘備舉和樂誠揚初學

記十
四

侍臣箴

勿謂其微，覆簣成高；勿謂其細，巨由纖毫。故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話言如絲，而萬里來享；無以處極，而利在永貞。是以太子之在東宮，均士抗禮，以卑厥情。入學齋齒，言稱先生。不以賢自臧，不以貴爲榮。思有虞之蒸蒸，尊周文之翼翼。晨昏靡違，夙興晏息。師傅是膺，正人在側。屏彼佞諛，納此亮直。故傅敬德義，臣思盡忠。或稽古訓，尊惟道之不融；或造膝詭辭，懼咎之蘊崇。惴惴兢兢，思二雅之遺風。鑒乎九三，天祿永終。近臣司規，敢告常從。藝文類聚十六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陸喜

喜字恭仲一作文仲吳郡吳人吳選曹尚書瑁第二子孫皓時累遷至選曹尚書入晉爲散騎常侍

自敘

劉向省新語而作新序桓譚詠新序而作新論余不自量感子雲之法言而作言道覩賈子之美才而作訪論觀子政洪範而作古今歷覽蔣子通萬機而作審機讀幽通思玄四愁而作娛賓九思眞所謂忍愧者也（晉書陸喜傳）

西州淸論較論格品篇

或問予薛瑩最是國士之第一者乎荅曰以理推之在乎四五之間問者愕然請問荅曰夫孫皓無道肆其暴虐若龍蛇其身沈默

其體潛而勿用，趣不可測，此第一人也。遊尊居卑，祿代耕養，玄靜守約，沖退澹然，此第二人也。侃然體國，思治心不辭貴，己方見憚，執政不懼，此第三人也。斟酌時宜，在亂猶顯，意不忘忠，時獻微益，此第四人也。溫恭脩慎，不爲諂首，無所云補，從容保寵，此第五人也。過此已往，不足復數，故第二已上，多淪沒而遠悔吝，第三已下，有聲位而近咎累，是吕深識君子，晦其明而履柔順也。問者曰：始聞高論，終年啟寤矣。晉書陸曄傳

陸玩

玩字士瑤，喜弟英之第二子。元帝鎮江左，引爲丞相參軍，累加奮武將軍，後爲王敦長史，敦平，拜侍中，遷吏部尚書，轉尚書左僕射，領本州大中正，咸和中，封興平伯，轉尚書令，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遷侍中司空，卒贈太尉，謚曰康。

上表自陳

臣質凡短風操不立階緣嘉會便藉榮顯遂總括憲臺儀閣政道竟不能敷融玄風清一朝序咎責之來于臣已重誠以身許國義忘曲讓而僂僂所守終于陳訴者特以端右機要事務殷多臣已盈六十之年智力有限疾患深重體氣日弊朝夕自勵非復所堪若僶息苟免職事益廢則莫大之悔天下將謂臣何乞陛下披豁聖懷霈然垂允晉書陸玩傳

重表

臣比披誠款不足上暢天聽聖恩徘徊厲以體國臣聞至公之道上下互同用才不負其長量力不受其短雖加官重祿無世不有皆庸勳親賢時所須賴兼統以濟世務非優崇以榮一人臣受遇三世恩隆寵厚豈敢辭職事之勞求沖讓之譽徒以端右要重興替所存久以無任妨賢曠職臣猶自知不可況天下之人乎今復外參論道內統百揆不堪之名有如皎日願陛下少垂哀矜使四

海知官不可以私于人，人不可以私取官，則天工以坦，誰不謂允。晉書陸玩傳

疾甚上表

臣嬰遘疾，疢沈頓歷月，不蒙痊損，而日夕漸篤，自省微綿，無復生望，荷恩不報，孤負已及，仰瞻天覆，伏枕霣涕，臣年向中壽，窮極寵榮，終身歸全，將復何恨，惟願陛下崇明聖德，弘敷宏化，會構祖宗之基，道濟羣生之命，臣不勝臨命遺戀之情，貪及視息，上表以聞。晉書陸玩傳

與王導牋

僕雖吳人，幾為傖鬼。晉書陸玩傳：玩嘗詣導食酪，因而得疾，與導牋

薛瑩

瑩字道言，沛郡竹邑人，吳太子少傅綜次子，歷祕書中書郎，孫休時，進散騎中常侍，孫晧初為左執法，遷選曹尚書，領少傅，出

爲武昌左部督坐事徙廣州尋召還復爲選曹尚書遷光祿勳入晉爲散騎常侍有後漢紀一百卷新議八篇集三卷

爲吳主晧請降書

吳郡孫晧叩頭死罪昔漢室失統九州分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分阻山川與魏乖隔今大晉龍興德覆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于今者猥煩六軍衡蓋路次遠臨江渚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印綬委質請命惟垂信納以濟元元（吳志孫晧傳晉書王濬傳 案薛瑩傳云晧奉書于司馬伷王渾王濬請降其文瑩所造也）

後漢紀光武贊

王莽之際天下雲亂英雄并發其跨州據郡僭制者多矣人皆冀于非望然彼其聰明仁勇自無光武儔也宏寬博納計慮如神是以任光竇融望風景附馬援一見睹顏識奇故能以十數年閒掃

除羣凶清復海內豈非天之所輔贊哉古者師不內御而光武命將皆授以方略使奉圖而進其違失無不折傷意豈文史之過乎不然雖聖人其猶病諸御覽九十一

明帝贊

明帝自在儲宮而聰允之德著矣及臨萬機躬身率禮恭奉遺業一以貫之雖夏啟周成繼體持統無以加焉是以四海乂安四夷賓服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號曰顯宗不亦宜乎御覽九十一

章帝贊

章帝以繼世承平天下無事敬奉神明友于兄弟悉省徭賦綏靜兆民除苛法蠲禁錮撫有仁賢之風矣是以陰陽洽和而百姓安樂衆瑞并集不可勝載攷之圖籍有徵云爾御覽九十一

安帝贊

安帝之初委政太后十有餘年及親萬機佞邪始進閻宦用事寵

加私愛阿母王聖勢傾朝廷遂樹奸黨搖動儲副山陵未乾嬖孽
作難兵交禁省社稷殆危御覽九十一

桓帝贊

漢德之衰有自來矣而桓帝繼之以淫暴封殖宦豎羣妖滿側奸
黨彌興賢良被辜政荒民散亡徵漸積遂至靈帝遂傾四海豈不
痛哉御覽九十二

靈帝贊

漢氏中興至于延平而世業損矣沖質短祚孝桓無嗣母后稱制
奸臣執政孝靈以支庶而登至尊由藩侯而紹皇統不恤宗緒不
祗天命上虧三光之明下傷億兆之望于時爵服橫流官以賄成
自公侯卿士降于皁隸遷官襲級無不以貨刑戮無辜摧扑忠良
使諛在側直言不聞是以賢智退而窮處忠良擯于下位遂至奸
雄蠭起法防墮壞夷狄并侵盜賊糜沸小者帶城邑大者連州郡

編戶騷動人人思亂當此之時已無天子矣會靈帝即世盜賊相尋其後宮室焚滅郊社無主危自上起覃及華夏使京室爲墟海內蕭條豈不痛哉御覽九十二

脩列吳事

胡冲意性調美心趣解暢有刀筆閑于時事爲中書令雖不能匡矯亦自守不苟求容媚初學記十一

盛彥

彥字翁子廣陵人仕吳爲中書侍郎入晉爲長沙相本邑小中正太康中卒有集五卷

擊壤賦

論衆戲之爲樂獨擊壤之可娛因風託勢罪一殺□御覽七百五十五

當作兩

藏彄賦序

余已臘之後因祭祀餘胙要命中外已行藏彄爲戲心悅其事故

賦之云御覽三十三又七百五十四

通桑梓敬議

竊見今編戶之人本或僑寓則不爲所居之國俯拜揖之敬先人舊壤追爲盡禮懇懷淺短亘有疑焉夫人道繁衍宗流遐大根生一冑枝播萬緒故緊曠之枝異統則聖人檢之以禮憲萬條之流難紀故王者制之以境域是以古人當其理也則君有常邑仕有定邦爰及六國至于末代全固之業傾瓜分之務起農夫不得安其耕爵士不得食其祿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爲離舊適新之制背否向泰之文于斯尙矣蓋離舊以其無道適新以其宜宗背否以其多難向泰以其可安可安則播殖于其野宜宗則振纓于其朝在家則人理足在官則臣道備人臣之義同而彼此之敬異余竊惑之昔孔子宋人也上自孔父逮于弗父何並服事宋仕有代祿至于仲尼道崇闕里乃爲魯人矣而春秋之作內魯外

宋諱我過彰彼非以此徵之斷可識矣而觀今日僑居之族其先人始祖不出是國枝葉播越居之數代公實編戶而私則寓客營家則號爲借壤進官則名曰寄通高容雅步不爲有降一身居之尙在難安或父兄相承尊長遞襲近經數代遠或累朝學道講義習人之禮鄉舉里選假人之評居人之境以縈我條乘人之貲以濟我生由人之位以光我爵恃人之寵以煇我葉朝廷則祖考之所階山陵則神靈之所憑昔人思邵伯之愛尙敬甘棠之木況父母之所始卒而不知加尊推之于心豈道訓之謂哉又今人所追尊舊壤雖遠而爲之徼者何也猶以有先業墳柏之故塋壟代桑梓之舊業耳蓋宗廟迭毀禮有降殺尊親之至父祖而已自此以上情輕服儕故大夫及士祭極三代明恩由近始禮以遠降也今遠禰之隳館何若近祖之先廬迭毀之墳柏何若祭祀之封璲壟代之官府何若父母之朝廷先業之園苑何若今日之丘園雖古

人有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之，文所謂桑梓，宜以父祖爲斷，舊壤不復相由，人無二主，官無兩統，愚謂宜爲所寓之主，以崇公敬，爲先人本邦，脩私敬而已，散手而跪，捧袖而揖，以示存舊過厚之意也。通典六十八

與劉頌書

沙餳垂口之產。御覽八百五十七

石蜜遠國之貢，味有可甘，至尊以養性。書鈔一百四十七引盛公子與劉岑書，又一條作盛公子與劉頌書，公卽翁之誤，岑頌卽頌之誤

周處

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吳鄱陽太守魴子，仕吳爲東觀左丞，孫晧末兼太常，無難督，入晉，爲新平太守，轉廣漢，以母老罷歸，尋除楚內史，遷御史中丞，元康七年，以建威將軍討氐羌齊萬年，戰死，追贈平西將軍，元帝爲晉王，策謚曰孝，有默語三十篇，風

土記三卷

奏殺李忽

覺父以淪生破家以邀福子圉告歸懷嬴結舌忽無人子之道證父攘羊傷化汙俗宜在投畀以彰凶逆畢刑市朝不足塞責御覽六百四十七引王隱晉書處爲中書省事時女子李忽覺父北仮時殺父處奏云云奏可

蔡珪

珪汝南人爲吳將入晉遷侍中

與弟敏書

古者兵交使在其閒軍國固當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晉書周浚傳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

蔡洪

洪字叔開吳郡人仕吳入晉爲州從事太康中舉秀才元康初

爲松滋令有化猜經十卷集二卷

圍棊賦

命班爾之妙手制朝陽之柔木取坤象于四方位將軍乎五岳然後畫路表界玄質朱文曲直有正方而不圓算塗授卒三百惟羣任巧于無主譬採菽乎中原于是攄妙思奮玄籌玩服色何騂駁旅進旅退二騎迭驅翩翩馬合落落星敷各嘯歌吕發憤運變化吕相符乍侶戲鶴之干霓入類狡兔之繞丘散象乘虛之飛電聚類絕貫之積珠然後枕吕大繼繕吕城郭綴吕懸險經吕絕落眇望翼舒翱翔容弈彎掌南指情實西射揚塵奄迹雖動詳悉或臨局寂然惟棋是陳静昧無聲潛來若神抑舒之役成子之賢也或聲手俱發諠譁操攝色類不定次措無已再衰三竭銳氣已朽登軾望轍其亂可取也爾乃心關毎競勢使揮謙擴手試瞅朱顏妒嫌然局不弘席子不盈捲秉二儀之極要握衆巧之至權若八卦

之初兆。遂消息乎天文。屈則尺蠖舒則龍翻。雀兒雲起。龍從浪傳。茁岑山結。杳如霧分。靜若清夜之列宿。動若流彗之互犇。殷未結而算了。隸首不得窺其門。局覆亂而不惑。所系不足識其源。或設死而稱枉。皋陶不能治其怨。或巧逸以樂胥。后夔不足以之譏。我云勢貌多。以執能究傳。遠來近取。予一以貫 七十四 藝文類聚

鬪鳧賦

嘉乾黃之散授。何氣化之有靈。產羽蟲之麗鳧。惟鬪鴨之最精。梟離午之淑氣。體鬱鳳之妙形。服文藻之華羽。備豔采之翠英。冠綠葩以曜首。綴素色以點纓。性浮捷以輕躁。聲清響而好鳴。感秋商之肅烈。從金氣以出征。招爽敵於燉門。交武勢於川庭。爾乃振勁羽。竦六翮。抗嚴趾。望雄敵。忽雷起而電發。赴洪波以奮擊。藝文類聚 九十一 御覽九百十九

與刺史周俊書

一日侍坐，言及吳士，詢于芻蕘，遂見下問，造次承顏，載辭不舉。敕令條列名狀，退輒思之。今稱疏所知：吳展字士季，下邳人，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仕吳為廣州刺史、吳郡太守；吳平，還下邳，閉門自守，不交賓客，誠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也。朱誕字永長，吳郡人，體履清和，黃中通理，吳朝舉賢良，累遷議郎，今歸在家，誠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也。嚴隱字仲弼，吳郡人，稟氣清純，思度淵偉，吳朝舉賢良，宛陵令，吳平去職，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也。張暢字威伯，吳郡人，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也。世說賞譽篇注引洪集

孤奮論 見晉書文苑王沈傳亡

殷興

興一作基。雲陽人，吳零陵太守殷禮子，仕吳為無難督，入晉遷尚書左丞。有春秋釋滯十卷、通語十卷。

通語

異宮同爵，共位別職，與仁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啟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之司徒。使國無枉理，法錯刑清，事均民服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和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御覽二百六引古今通語

殷巨

巨字元大，興子。仕吳，爲偏將軍，統家部曲，城夏口。入晉，歷蒼梧、交阯二郡太守。有集二卷。

鯨魚燈賦

橫海之魚，厥號爲鯨。普彼鱗族，莫之與京。大秦美焉，乃觀乃詳，寫載其形，託于金燈。隆脊矜尾，鬐甲舒張。垂首俛視，蟠于華房。狀欣欣以竦峙，若將飛而未翔。懷蘭膏于胸臆，明制節之謹度。伊工巧之奇密，莫尚美于斯器。因綺麗以致用，設機變而罔匱。匪雕文之

足瑋差利事之爲貴永作式于將來跨千載而弗墜 藝文類聚八十

奇布賦

維泰康二年安南將軍廣州牧滕侯作鎮南方余時承乏忝備下僚俄而大秦國奉獻琛來經于州衆寶既麗火布尤奇乃作賦曰

伊荒服之外國建大秦㠯爲名仰皇風而悅化超重譯而來庭貢方物之綺麗亦受氣于妙靈美斯布之出類稟太陽之純精越常品乎意外獨詭異而特生森森豐林在海之洲煌煌烈火禁焉靡休天性固然滋殖是由芽萌炭中穎發燼隅葉因燗潔翹與炎敷焱榮華實焚灼萼珠丹輝電近彤炯星流飛耀衝霄光赫天區惟造化之所陶理萬端而難察燎無爍而不燋在茲林而獨昵火焚木而弗枯木吐火而無竭同五行而並在與大椿其相率乃採乃析是紡是績每㠯爲布不盈數尺㠯爲布帊服之無斁既垢既汙㠯焚爲濯投之朱鑪載燃載赫停而冷之皎潔凝白 藝文類聚八十五

殷佑

佑字慶元，輿少子，永嘉初為宣城太守，後遷吳郡內史。

上牋請優賜顧榮

昔賊臣陳敏，憑寵藉權，滔天作亂，兄弟姻婭，盤固州郡，威逼士庶，以為臣僕。于時賢愚計無所出，故散騎常侍安東軍司嘉興伯顧榮，經德體道，謀猷弘遠，忠貞之節，在困彌厲，崎嶇艱險之中，逼迫姦逆之下，每惟社稷，發憤忼愾，密結心腹，同謀致討，信著羣士，名冠東夏，德聲所振，莫不響應，荷戈駿奔，其會如林，榮躬當矢石，為眾率先，忠義奮發，忘家為國，歷年逋寇，一朝土崩，兵不血刃，蕩平六州，勳茂上代，義彰天下，伏聞論功依故大司馬齊王格，不在帷幕密謀參議之例，下附州征野戰之比，不得進爵拓土，賜拜子弟，遐邇同歎，江表失望。齊王親則近屬，位為方嶽，杖節擁兵，都督近畿，外有五國之援，內有宗室之助，稱兵彌時，役連天下，元功雖建

所喪亦多榮衆無一旅任非藩翰孤絕江外王命不通臨危獨斷以身殉國官無一金之費人無終朝之勞元惡既殄高尚成功封閉倉廩以俟大軍故國安物阜以義成俗今日匡霸事畢未必不由此而隆也方之于齊強弱不同優劣亦異至于齊府參佐扶義助彊非創謀之主皆錫珪受瑞或公或侯榮首建密謀爲方面盟主功高元帥賞卑下佐上虧經國紀功之班下孤忠義授命之士夫考績幽明王教所崇況若榮者濟難寧國應天先事歷觀古今未有立功若彼酬報如此者也晉書顧榮傳

陶璜

璜字世英丹陽秣陵人孫晧時爲蒼梧太守拜交州刺史進使持節都督交州諸軍事交州收入晉封宛陵侯改爲冠軍將軍

上言州兵不宜減

交土荒裔斗絕一方或重譯而言連帶山海又南郡去州海行千

有餘里外距林邑纔七百里夷帥范熊世爲逋寇自稱爲王數攻百姓且連接扶南種類猥多朋黨相倚負險不賓往隸吳時數作寇逆攻破郡縣殺害吏民臣以庸駑昔爲故國所采偏戍在南十有餘年雖前後征討翦其魁桀深山僻穴尙有逋竄又臣所統之卒本七千餘人南土溫溼多有氣毒加累年征討死亡減耗其見在者二千四百二十人今四海混同無思不服當卷甲消刃禮樂是務而此州之人識義者寡猒其安樂好爲禍亂又廣州南岸周旋六千餘里不賓屬者乃五萬餘戶及桂林不羈之輩復當萬戶至于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鎭又寧州興古接據上流去交阯郡千六百里水陸並通互相維衞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夫風塵之變出于非常臣亡國之餘議不足采聖恩廣厚猥垂飾擢蠲其罪釁改授方任去辱卽寵拭目更視誓念投命以報所受臨履所見謹冒瞽陳 晉書陶璜傳吳既平減州郡兵璜上言

上言寬合浦珠禁

合浦郡土地磽确，無有田農，百姓唯以采珠爲業，商賈去來，以珠貿米，而吳時珠禁甚嚴，慮百姓私散好珠，禁絕來去，人以飢困。又所調猥多，限每不充。今請上珠三分輸二，次者輸一，麤者蠲除。自十月訖二月，非采上珠之時，聽商旅往來如舊。晉書陶璜傳

陶回

回，璜弟抗之子。辟司空府中軍主簿，不就。大將軍王敦召爲參軍，轉州別駕。司徒王導引爲從事中郎，遷司馬，封康樂伯。後擢補北軍中候，轉中護軍，遷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徵拜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咸和二年，徙護軍將軍。卒，謚曰威。

上疏請振荒

當今天下不普荒儉，唯獨東土穀價偏貴，便相鬻賣，聲必遠流，北賊聞此，將窺疆埸。如愚臣意，不如開倉廩以賑之。晉書陶回傳，回遷吳興太守時

人饑穀貴三吳尤甚詔欲聽相鬻賣以拯一時之急冏上疏云云不待報輒便開倉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二終

全晉文卷八十二

烏程嚴可均校輯

虞聳

聳字世龍，會稽餘姚人，吳騎都尉虞翻第六子，仕吳爲越騎校尉，累遷廷尉，出爲湘東太守，入晉，除河間相。

穹天論

天形穹隆，當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浮于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于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長短也。晉書天文志上、宋書天文志一、隋書天文志上

與族子察書

世之取士，曾不招未齒于丘園，索良才于總猥，所舉依已成，所毀依已敗，此吾所以歎息也。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

虞昺

昺字子文，翻第八子，仕吳爲黃門郎，超拜尚書侍中，持節都督武昌已上諸軍事，入晉爲濟陰太守。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笠，而冒地之表，浮元氣之上，譬覆奩以抑水而不沒者，氣充其中也。日遶辰極，沒西而還東，不入地中也。御覽二 初學記一 案作虞洪疑誤翻第四子汜字世洪無單名洪者也此與虞聳論同惟如笠二字彼作如雞子幕爲小異

虞譚

譚一作讀，字思奧，聳第五兄忠之子，州辟從事主簿，舉秀才，大司馬齊王冏請爲祭酒，除祁鄉令，徙醴陵令，以功賜爵都亭侯

領廬陵太守，轉南康太守，進爵東鄉侯，并領安成太守。元帝爲丞相，召補軍諮祭酒，轉瑯琊國中尉，及爲晉王，除屯騎校尉，踐阼後徙右衛將軍，遷宗正卿，以疾歸。明帝時，拜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徵拜尚書，尋補右衛將軍，加散騎常侍。成帝時，出爲吳興太守，加輔國將軍，進爵零陵縣侯，轉鎮軍將軍、吳國內史，進爵武昌縣侯。咸康中，進衛將軍，以母憂去職，服闋，拜侍中、右光祿大夫，卒年七十九，贈左光祿大夫，謚曰孝烈。有大小博法一卷，投壺經四卷，投壺變一卷。

公除祭表 咸和七年

今之諸侯服其親，皆與士同，無復降殺，大宗之家，喪服纍仍若皆不祭，是先人之享嘗永爲有廢。臣謂三月之後，禮情漸殺，若非父母之喪，尚通內外服，踰月既葬，可祭宗廟。通典五十二

父母乖離議

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焉代可遵。通典九十八

悼楊皇后宜配食武帝議 咸康七年

世祖武皇帝光有四海，元皇后應乾作配，元后既崩，悼后繼作，至楊駿肆逆，禍延天母，孝懷皇帝追復號謚，豈不以繇癡禹興，義在不替者乎。又太寧二年，臣忝宗正，帝譜泯棄，罔所循案，時博諮舊齒，以定昭穆，與故驃騎將軍華恆、尚書荀崧、侍中荀邃，因舊譜參論撰次，尊號之重，一無改替。今聖上孝思，祗肅禋祀，詢及羣司，將以恢定大禮，臣輒思詳，伏見惠皇帝起居注，羣臣議奏，列駿作逆，謀危社稷，引魯之文姜，漢之呂后，臣竊以文姜雖莊公之母，實為父讎，呂后寵樹私戚，幾危劉氏，案此二事，異于今日。昔漢章帝竇后殺和帝之母，和帝即位，盡誅諸竇，當時議者，欲貶竇后，及后之亡，欲不以禮葬，和帝以奉事十年，義不可違，臣子之道，務從豐厚，

仁明之稱。表于往代。又見故尚書僕射裴頠議悼后故事稱繼母雖出。追服無改。是以孝懷皇帝尊崇號謚。還葬峻陵。此則母子道全。而廢事蕩革也。于時祭于弘訓之宮。未入太廟。蓋是事之未盡非義典也。若以悼后復位爲宜。則應配食世祖。若以復之爲非。則諧謚宜闕。未有位號居正。而偏祠別室者也。若以孝懷皇帝私隆母子之道。特爲立廟者。此苟崇私情。有虧國典。則國諱帝諱。皆宜除棄。匪徒不得同祠于世祖之廟也。晉書武悼楊皇后傳

公除祔祭論

余身受公除。歲終大祫。至敬兼興。如當遂闕。心所不安。故諮之有識。難曰。禮素衣葯席。不入廟門。不以干神明之位。緦喪既輕。脫服而祭。況嗣子當承祚者乎。荅曰。高宗三年諒闇。今則不爾。帝王既葬。縞素躬親宗廟之獻。不以喪遂闕者。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且吉祭廷有金石鏗鏘之和。今去凶服。而奉烝嘗于戚職而不振

愼終之情不遺隨時之義亦通也通典五十二濬又自爲論

虞喜

喜字仲寧聳族孫歷愍懷至成帝康徵皆不起穆帝時朝廷有大議遣使諮訪有志林三十卷廣林二十四卷後林十卷

吳綱二嫡妻議

法有大防禮無二嫡趙姬以君女之尊降身翟婦著在春秋此吳氏後妻所宜軌則通典六十八

荅訪四府君遷主

漢氏韋玄成等以毀主瘞于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閒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別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祭通典四十八永和二年有司奏征西章郡潁川京兆四君毀主藏處尚書郎徐禪議云云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荅

荅或問舊君服

或問曰喪服經傳爲舊君謂仕焉而已者鄭注曰仕焉而已謂老若廢疾而致仕者也今致仕與廢疾理得同不喜正之曰廢疾沈淪罔同人伍不淪臣道齊衰三月可也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既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傳言仕焉而已者謂既仕而去義同人伍耳通典九十

荅孔瑚問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

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脩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于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喜荅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于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止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于夫通典九十五

又荅孔瑚問玄孫之婦傳重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玄孫爲後玄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尙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玄孫爲後若其母尙存玄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婦理當在姑矣通典九十六

雜賀循論父未殯而祖父死服

宋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屍尙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蓋以爲三禮無有此條殆是服失祖父正統非爲剏制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已爲嫡孫祖歿已嗣此受封于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爲嫡孫則服一周齊縗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通典九十七

安天論

太史令陳季胄㠯先賢制木爲儀名曰渾天。御覽二

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術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觀族祖河間立意穹天論鄙意多喜㠯爲天高窮于無窮地深測于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爲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記日月行于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于地又飛谷一道何㠯容此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水炭不共器得無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㠯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荅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日月形圓丘似之非天體也方者別之于天尊卑異位何足怪

故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觀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宋書天文志一　隋書天文志上　御覽二

中山王睦立禰廟論

譙與中山俱始封之君、父非諸侯、尊同敵體、無所為厭、並立禰廟、恩情兩伸、荀議是也、詔書所喻、恐非禮意、今上祭四代、自已諸侯位尊、得申其恩、祭及四代、不論毀、且不毀為始封之君、則譙王雖承父統、禰廟亦在應毀之例、不得長立也、又安平獻王自為始封、諸子雖別封、而同為諸侯、諸侯尊同、不復各立、此則公子為諸侯不得立禰廟也、而譙王父非諸侯、使與諸侯同列、不得並祭、或難曰、禮庶子不祭禰、明其宗也、若俱得祭父、則並統二嫡、非明其宗也、荅曰、若宗子與庶子位俱為士、禰已有廟、無為重設、與公子為

諸侯不立禰廟同也若尊卑不同則已思得施並祭無嫌也禮大夫三廟太祖百代不遷者也使大夫之後有庶統爲諸侯者當上祭四代四代之前不得復祭若當爲宗則大夫太祖爲廢其祀以此推之則得兼祭一者恩得伸隨代而毀一者繼太祖百代不替也通典五十一中山王睦乞立禰廟劉喜等議以爲不得立廟荀顗議曰爲宜各得立廟詔從顗議又詔從劉喜前奏施行虞喜曰云云

釋滯

漢魏以來先儒論禮及喪服變除者皆言大夫降其旁親爲士者一等時人或班駮行之自謂合禮案喪服經傳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兄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矣夫始封之君尚服諸父昆弟而始爲大夫便降旁親尊者就重而卑者即輕輕重顛倒豈禮意哉然當有意此爲據諸侯成例包于大夫以相兼通也如此則一代爲大夫不降諸父二代爲大夫不降兄弟三代爲

大夫皆降之古者貴大夫有采邑繼位不止一身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自此也或問曰今大夫雖不繼位亦有三代皆爲大夫者名例相準必當隨古乎荅曰古重今輕位無常居使吾處之志不存降通典九十三

古者不降上下各㠯其親此殷㠯前也降殺之禮始之于周然先所未臣不忍卽臣之故爲之服也此當出逸禮採之㠯爲義滕伯文爲叔父齊衰既周代諸侯而從殷禮也若殷時諸侯適爾非獨一人指論滕伯欲㠯何則明其在周遠追于殷引古證今耳通典九十三

通疑

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疏不責非時之恩于人㠯情恕之也若父已他故居異邦生已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㠯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

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兄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通典九十八喪服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劉智云弟衍字

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于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于繼祖母也。通典九十八庶祖母慈祖母服

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通典九十八父母乖離

釋疑

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爲三月。適足爲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爲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桊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玄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葬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通典一百三

志林

孫討逆殺于吉事江表傳所載不實

初順帝時琅邪宮崇詣闕上師于吉所得神書于曲陽泉水上白素朱界號太平青領道凡百卷順帝至建安中五六十歲于吉是時近已百年年在耄悼禮不加刑又天子巡狩問百年者就而見之敬齒以親愛聖王之至教也吉罪不及死而暴加酷刑是乃謬誅非所以為美也喜推攷桓王之薨建安五年四月四日是時曹袁相攻未有勝負案夏侯元讓與石威則書袁紹破後也書云授孫賁以長沙業張津以零桂此為桓王于前亡張津于後死不得相讓譬言津之死意矣吳志孫討逆傳注

吳主推五德之運以為土行用未祖辰臘

土行以辰臘得其數矣土盛于戌而以未祖其義非也土生于未故未為坤初是以月令建未之月祖黃精于郊祖用其盛今祖用

其始豈應逆乎。吳志大帝權傳注

韋昭吳書不爲丞相孫邵立傳

吳之創基邵爲首相史無其傳竊嘗怪之嘗問劉聲叔聲叔博物君子也云推其名位自應立傳項峻吳孚時已有注記此云與張惠恕不能後韋氏作史蓋惠恕之黨故不見書吳志大帝權傳注

吳主論郊祀

吳王糾駁郊祀之奏追貶匡衡謂之俗儒凡在見者莫不慨然以爲統盡物理達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說云堯見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國之于邰命使事天故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來皆得祭天猶魯人郊祀也是以棫樸之作有積燎之薪文王郊酆經有明文匡衡豈俗而枉之哉文王雖未爲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棄殷乃眷西顧太伯三讓以有天下文王爲王于義何疑然則

匡衡之奏有所未盡案世宗立甘泉汾陰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據經典者也方士曰甘泉汾陰黃帝祭天地之處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漢治長安而甘泉在北謂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泉祭于南宮此既誤矣祭汾陰在水之脽呼爲澤中而衡云東之少陽失其本意此自吳事于傳無非恨無辨正之辭故矯之云吳志大帝權傳注

諸葛恪不受呂岱戒

初權病篤召恪輔政臨去大司馬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當時咸謂之失言虞喜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自非採納羣謀詢于芻蕘虛已受人恆若不足則功名不成勳績莫著況呂侯國之元耆智度經遠而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

劣見拒此元遜之疏乃機神不俱者也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于雷動從諫急于風移豈得隕首殿堂死凶豎之刃世人奇其英辨造次可親而哂呂侯無對爲陋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而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六軍雲擾士馬擐甲羽檄交馳費禕時爲元帥荷國任重而與來敏圍棊意無猒倦敏臨別謂禕君必能辦賊者也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況長寧以爲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且蜀爲蕞爾之國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惟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性之寛簡不防細微卒爲降人郭脩所害豈非兆見于彼而禍成于此哉往聞長寧之甄文偉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故並而載之可以鏡識于後永爲世鑒吳志諸葛恪傳注

虞預

預字叔寧喜弟本名茂避明穆皇后母諱改初爲縣功曹被斥

太守庾琛命爲主簿紀瞻代琛復爲主簿轉功曹史察孝廉不行元帝爲丞相召行參軍兼記室及踐位除著作佐郎大興中琅邪國常侍遷祕書丞著作郎咸和中從平王含賜爵西鄉侯假歸太守王舒請爲諮議參軍蘇峻平進封平康縣侯遷散騎侍郎除散騎常侍致仕有晉書四十四卷會稽典錄二十四卷諸虞傳十二卷集十卷

請祕府紙表

祕府中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而無所給愚欲請四百枚付著作史書寫起居注（初學記二十一引兩條）

上疏請簡良將

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亂之運非武不尅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作難召伯專征玁狁爲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和擢士爲相三軍不勝拔卒爲將漢帝既定天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

文志存鉦鹿馮唐進說魏何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佐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長非戎貊之族類卽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阼威暢四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易動羯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徐龕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伯違道湯獻之牛吳濞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著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古之善敎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下諮之羣公博舉于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宂猥或有可者厚加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恚欲自裁出觀供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嫠婦猶有憂國之言況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帶之榮者乎。晉書虞預傳

上書請舉賢才

大晉受命于今五十餘載自元康㠯來王德始闕戎翟及于中國宗廟焚爲灰燼千里無烟爨之氣華夏無冠帶之人自天地開闢書籍所載大亂之極未有若茲者也陛下㠯聖德先覺超然遠鑒作鎮東南聲教遐被上天眷顧人神贊謀雖云中興其實受命少康宣王誠未足喻然南風之歌可著而陵遲之俗未改者何也臣愚謂爲國之要在于得才得才之術在于抽引苟其可用讎賤必舉高宗文王思佐發夢拔巖徒㠯爲相載釣老而師之下至列國亦有斯事故燕重郭隗而三士競至魏式干木而秦兵退舍今天下雖獘人士雖寡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世不乏驥求則可致而束帛未賁于丘園蒲輪頓轍而不駕所㠯大化不洽而雍熙有闕者也晉書虞預傳太興二年大旱詔求讜言直諫之士預上書諫曰云云

父母乖離議

子當越他境㠯求其所識所經人迹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感純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通典九十八）

致雨議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誠誠信者蓋二儀所㠯生植萬物人君所㠯保乂黎烝是㠯殺伐擬于震電推恩象于雲雨刑罰在于必信慶賞貴于平均臣聞聞者㠯來刑獄轉繁多力者則廣牽連逮㠯稽年月無援者則嚴其檟楚期于入重是㠯百姓嗷然感傷和氣臣愚㠯爲輕刑耐罪宜速決遣殊死重囚重加㠯請寬徭息役務遵節儉砥礪朝臣使各知禁蓋老牛不犧禮有常制而自頃眾官拜授祖贈轉相夸尚屠殺牛犢動有十數醉酒流湎無復限度傷財敗俗所虧不少昔殷宗脩德㠯消桑穀之異宋景善言㠯退熒惑之變楚國無災莊王是懼盛德之君未嘗無眚應㠯信順天祐

乃隆、臣學見淺闇、言不足採、晉書虞預傳咸和初夏旱詔衆官各陳致雨之意預議

奏記會稽太守庾琛

軍寇已來、賦役繁數、兼值年荒、百姓失業、是輕徭薄斂、寬刑省役之時也、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為薄俗、轉相放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塗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訾、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又令統務多端、動加重制、每有特急、輒立督郵、計今直兼三十餘人、人船吏侍、皆當出官、益不堪命、宜復減損、嚴為之防、晉書虞預傳

與丞相王導牋

伏見前祕書光祿大夫荀公、生于積德之族、少有儒雅之稱、歷位

內外在貴能降蘇峻肆虐乘輿失幸公處嫌忌之地有累卵之危朝士爲之寒心論者謂之不免而公將之吕智險而不懾扶侍至尊繾綣不離雖無扶迎之勳宜蒙守節之報且其宣慈之美早彰遠近朝野之望許吕台司雖未正位已加儀同至于守終純固名定闔棺而薨卒之日直加侍中生有三槐之望沒無鼎足之名寵不增于前秩榮不副于本望此一時愚智所慷慨也今承大獘之後淳風頹散苟有一介之善宜在旌表之例而況國之元老志節若斯者乎晉書荀崧傳

與從叔父書

近或聞諸君吕預入寺便應委質則當親事不得徒已然預下愚過有所懷邪黨互瞻異同蜂至一旦差跌衆鼓交鳴毫釐之失差吕千里此古人之炯戒而預所大恐也晉書虞預傳宗人共薦預為縣功曹欲使沙汰穢濁

預與從叔父書

晉書宣帝述

上雖服膺文藝，以儒素立德，而雅有雄霸之量，值魏氏短祚，內外多難，謀而鮮過，舉必獨克，知人拔善，顯揚側陋，王基、鄧艾、州泰、賈越之徒，皆起自寒門而著績於朝，經略之才，可謂遠矣。御覽九十五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伍崇曜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二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謝衡

衡，陳國陽夏人，泰康初，國子博士，惠帝時，進祭酒，有集二卷。

王昌前母服議

毖身不幸，去父母，遠妻子，妻子于其家執義守節，奉宗祀，養舅姑，育稚子，後得歸還，則固爲己妻，父既爲妻，子豈不爲母，昌宜追服三年。通典八十九 案王毖子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雖有二妻，蓋有故而然，不爲害于道義，宜更相爲服。晉書禮志中

蘇宙事議

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爲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昌在外也，今之宙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君臨，去則在外，

體遠事絕恩輕義疏至于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通典九十九

爲皇太孫服齊衰朞議

諸侯之太子誓與未誓尊卑體殊喪服亡爲嫡子長殤謂未誓也三誓則不殤也宋書禮志二

謝尙

尙字仁祖衛孫司徒王導辟爲掾襲父鯤爵咸亭侯轉西曹屬遷會稽王友補給事黃門侍郎出爲建武將軍歷陽太守轉督江夏義陽隨三郡軍事江夏相建元中遷南中郎將督豫州四郡領江州刺史轉西中郎將督揚州六郡豫州刺史假節鎭歷陽進安西將軍兵敗降號建威將軍徵授給事中戍石頭永和中拜尙書僕射出爲前將軍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鎭歷陽入朝署僕射事進鎭西將軍鎭壽陽升平初徵拜衛將

軍未至卒諡曰簡有集十卷

談賦

斐斐亹亹若有若無理玄旨邈辭簡心虛書鈔九十八

遭亂父母乖離議

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弘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罪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屬生離之哀父子乖絕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茲夫以一體之小患猶或忘思慮損聽察況于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感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苟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況含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邪晉書謝尚傳轉西曹屬時有遭亂與父母乖離議者或以仕進理王事婚姻繼百世于理非嫌尚議

揚下脫江字

與張涼州書

今致五尺金鏤頭刀一口。御覽三百四十六

與揚征南書

今餉五尺金頭刀碧綾裹甲楯。書鈔一百二十三初學記二十二御覽三百四十六

謝安

安字安石尚從弟寓居會稽屢徵不就年四十餘桓溫請為征西司馬除吳興太守徵拜侍中遷吏部尚書中護軍孝武即位為尚書僕射領吏部加後將軍總中書事又領揚州刺史進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加司徒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苻堅入寇加征討大都督堅破進拜太保都督揚荊司豫徐兗青冀幽并寧益雍梁十五州軍事加黃鉞尋為會稽王道子所構出鎮廣陵之步丘卒贈太傅更封廬陵郡公謚曰文

竘、

上疏論王恭

王恭超登清任、當虛心秉理、文選任昉王文憲集序注引晉中興書

魏隱周喪拜時議

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行久矣、將以三族多虞、歲有吉忌、故逆成其禮、通典五十九太和中平北將軍部偕上言魏隱周喪內迎婦拜時謝安議

簡文帝謚議

謹案謚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觀乎人文化成天下、儀之景行、猶有彷彿、宜尊號曰太宗、謚曰簡文、世說文學篇注引劉謙之晉紀

遺王坦之書

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粗得鄙趣

者猶未悟之濠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爲人晉書王坦之傳

與某書

安頓首頓首每念君一旦知窮煩冤號慕觸事崩踊尋繹荼毒豈可爲心柰何柰何臨書淒悶安頓首頓首淳化閣帖二

六月廿日具記道民安惶恐言此月向終惟祥變在近號慕崩痛煩冤深酷不可居處比奉十七十八日二告承故不和甚馳灼大熱尊體復何如謹白記不具謝安惶恐再拜同上

與支遁書

思君日積計辰傾遲知欲還剡自治甚以悵然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唯遲君來以晤言消之一日當千載耳此多山縣閑靜差可養疾事不異剡而醫藥不同必思此緣副其積想也高僧傳四

謝萬

萬字萬石，安弟，弱冠辟司徒掾，遷右西曹屬，不就。簡文帝作相，召為撫軍從事中郎，遷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假節，軍潰，廢為庶人，卒贈散騎常侍，有集十六卷。

春遊賦

青陽司候，句芒御辰，陳滌灌已擢枯，初華蔚其曜新，翠葉豐而為帷，攢翠草而成綱。于是遠嘯良儔，近命嘉賓，奏羽觴而交獻，羅絲竹已竝陳，詠新服之璀璨，想舞雩之遺塵，撫鳴琴而懷古，登脩臺而樂春。爾乃躋巘增邃，灌木結陰，輕雲晻曖已蔽岫，和風清泠而啟衿。初學記三引兩條

與子朗等疏

七月十日萬告朗等，便流火，感傷兼切，不自勝，柰何柰何。轉涼，波等各可可，知近問邑邑，吾涉道動下，疹乏劣力，及不具，告父疏。淳化閣帖二

八賢頌

屈原

皎皎屈原玉瑩冰鮮舒采翡林摛光蚪川 初學記十七

楚老

楚老潛一寂漠無爲含貞內外藏輩羽儀 初學記十七

七賢嵇中散讚

邈矣先生英標秀上希巢洗心擬莊託相乃放乃逸邁茲俗網鍾期不存奇音誰賞 初學記十七

八賢論 世說文學篇注引萬集載其叙四隱四顯爲八賢之論謂漁父屈原季主賈誼楚老龔勝孫登嵇康也其旨以處者爲優出者爲劣 案此蓋八賢頌即繫于論後也其論今亡

駙馬都尉劉眞長誄

弱冠振纓結婚帝室綢繆婣婭連光雲日 初學記十

謝石

石字石奴安第六弟初拜祕書郎累遷尚書僕射封興平縣伯尋假節征討大都督吕破苻堅功遷中軍將軍尚書令更封南康郡公遷衛將軍加散騎常侍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司空謚曰襄

上疏請興復國學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翼善輔性惟禮與學雖理出自然必須誘導故洙泗闡弘道之風詩書垂軌敎之典敦詩悅禮王化吕斯而隆甄陶九流羣生于是乎穆世不常治道亦時亡光武投戈而習誦魏武息馬吕脩學懼墜斯文若此之至也大晉受命值世多阻雖聖化日融而王道未備庠序之業或廢或興遂令陶鑄闕日用之功民性靡素絲之益亹亹玄緖翳焉莫抽臣所吕遠尋伏念寤寐永歎者也今皇威遐震戎車方靜將灑玄風于四區導斯民于至德豈可不弘敷禮樂使煥乎可觀請興復國學吕訓胄子班下州

郡普脩鄉校雕琢琳琅和寶必至大啟羣蒙茂茲成德匪懈于事必由之已通則人競其業道隆學備矣宋書禮志一

上疏

尸素朝端忽焉五載文選褚淵碑注引晉中興書又齊安陸王碑注齊竟陵王行狀注

讓尚書令疏

尚書令國之家司總括百揆憲範王猷式造羣僚故必簡德而授量才而受北堂書鈔五十九引晉中興書陳郡謝石字石奴遷衛將軍尚書令加散騎常侍上疏遜位

謝玄

玄字幼度安兄奕之第三子大司馬桓溫辟爲掾轉征西將軍桓豁司馬徵拜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進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封東興縣侯以破苻堅功進前將軍不受加都督徐兗靑司冀幽并七州軍事封康樂縣公還鎮淮陰移鎮東陽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卒贈車騎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獻武

請旌表故梓潼太守周虓疏

臣聞旌善表功崇獎明節所以振揚聲教垂美來葉故西夷校尉梓潼太守周虓執心忠烈厲節寇庭遂嬰禍荒裔斯殯泉壤臣每悲其志以為蘇武之賢不復過也前宣告并州訪求虓喪并索其家負荷數千始得來至即以資送還其舊隴伏願聖朝追其至心表其殊節使負霜之志不墜于地則榮慰存亡惠被幽顯矣晉書周虓傳虓病卒于太原其子興迎致其喪冠軍將軍謝玄親臨哭之因上疏云云孝武帝詔贈龍驤將軍益州刺史

上疏經略河北

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晉書謝玄傳

疾篤上疏

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為軍鋒由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

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由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寍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于聖聽矣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于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遂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弊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伸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逆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為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御常儀實有愧心而聖恩赦過黜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名于所司木石

猶感而況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疾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疾重使還滁淮側而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沈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常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況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臥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為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絕之氣時遣軍司鎮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祇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覩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晉書謝玄傳

病久不差又上疏

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惟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

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于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晉書謝玄傳）

爲戴逵上疏請絕召命

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栖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迹自求其志且年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晉書隱逸戴逵傳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云云帝許之）

與姊書

此二日來行遊步園中已極有任家湖形模也姊相臨此亦有所散（御覽八百二十四）

與兄書

居家大都無所爲，正以垂綸爲事，足以永日。北固下大鱸一出，釣得四十七枚。御覽八百三十四

又與兄書

昨日疏成後出釣，手所獲魚以爲二坩鮓，今奉送。御覽八百三十四

與婦書

昨日疏成後出釣，所獲魚以爲鮓二坩，今奉送，恩更無事也。書鈔一百四十六又御覽八百六十二作一坩

書

奉糧穀十斛，足釣池上之所種。御覽八百三十七

謝混

混字叔源，小字益壽，安孫，襲父琰爵望蔡公。尚主，歷中書令、中領軍、尚書左僕射，領選，坐劉毅誅。有集五卷。

殷祭議

般無定日致時致敬且禮意尙簡去年十月祠雖于日有差而情典允備宜仍召爲正宋書禮志三謝混劉璞議

謝琨

琨爵里未詳案藝文類聚以爲宋人下文稱蘇彥何琰伏系之皆爲宋人知諸宋字皆晉之誤琨與混形相近今姑編于謝混之後俟攷

秋夜長

秋夜長兮雖欣長而悼速送晨暉于西嶺迎夕景于東谷夜既分而氣高風入林而傷條燕翩翩以辭宇雁邕邕而南厲藝文類聚三

許猛

猛字子豹高陽人魏鎮北將軍許允玄子泰康初吏部郎守國子博士元康中爲幽州刺史

王昌前母服議

絕有三道有義絕者犯七出也有法絕者以王法絕有地絕者以

殊域而絕，其夫絕娶，如紀叔姬。其適以王法隔以殊域而更聘嫡室者，亦為絕矣。是以禮有繼母服，無前母制，是以前母非沒則絕故也。以昌前母雖在，猶不應服。若昌父在，則唯命矣。依禮記，昌惟宜追服其兄耳。晉書禮志中。通典八十九。案王昌事詳前竟陵王楙文

又議

夫少婦稚，則不可許以改嫁更適矣。今妻在，許以更聘，夫存而妻得改醮者，非絕而何。晉書禮志中

荅或問

或問許猛云：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為主否？猛荅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于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通典九十六

或問云君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爲服不許猛答曰君無道則當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旣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㠯臣禮通典九十九

答步熊問

步熊問許猛曰爲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猛曰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于親子矣通典九十六

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爲君父夫三者而孫爲祖後亦宜緦不審受重于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案經文㠯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如注意舉此三者明唯斬者耳今父卒孫爲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于祖據爲主雖不爲祖斬亦制緦㠯葬也通典一百二

張惲

惲泰康初爲侍中領博士

王昌前母服議

昔舜不告而娶婚禮蓋闕故堯典以釐降二女爲文不殊嫡媵傳記以妃夫人稱之明不立正后也夫以聖人之弘帝者嫡子猶權事而變以定典禮黃昌之告新妻使避正室時論許之推姬氏之讓執黃卿之決宜使各自服其母晉書禮志中

郭欽

欽西河人泰康初侍御史

上疏防匈奴疏

戎狄彊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爲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于平陽已北諸縣募取死

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吕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晉書匈奴傳又見文選干寶晉紀總論注引干寶晉紀又見羣書治要二十九引干寶紀並小異

震

震失其姓泰康初毗陵僚屬

周喪察舉議

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褀格宜高夫吕宜高之資必吕邁俗爲稱動擬清流行顧禮典況齊衰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經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

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于情爲慢喪于舉爲昧榮攷之于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成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爲孝廉之舉美于黃散邪如所論以貢孝廉之舉則至制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

通典一百一毘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震議云云

又議

震以王官同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厠名委質列爲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奪之制周則迫命俯從至于州郡之吏未嘗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爲名以廉讓爲務在不制之限于時可得固讓于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于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

之域雖大不辭是賁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在孝得申之位勤則見怨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之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歷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唯宜折之以禮從其優者也通典一百一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南海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八十三終